

天秤币创造全球数字货币机遇

任何一个国家监管态度的变化，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产生“蝴蝶效应”，给整个天秤社区，甚至国际金融秩序带来危机。

仔细阅读面簿《天秤币白皮书》，我们发现，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比较模糊。当然，在目前这个阶段，白皮书也不可能将天秤的生态准确地描述给大家。作为业内人士，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除了白皮书中公布的包括面簿本身的28家合作机构，做为协会创始成员以外，其余72个协会成员会是谁呢？我们大胆假设，如果各个行业内主要机构、部分主要国家央行、甚至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那样的国际金融治理机构和其他主要非政府组织（NGO），也能加入天秤币的生态的话，天秤币将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具有一定程度的“分布式、非中心化”的国际金融生态。要注意，我们这里讲的是“非中心化”而不是“去中心化”。

截至目前为止，除了比特币以外，也并没有哪一家虚拟货币或者通证，有着明确要颠覆和替代全球金融秩序的愿景。当我们讨论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分布式精神”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现实情况。“非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不同，“非中心化”可以从现有的中心化全球治理架构中逐步酝酿而浮现出来，而不是颠覆式的，或者革命式的爆发出来。了解这个理念，对我们认识天秤币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完全的非中心化和分布式架构”，可以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治理范式最高理念，但实际情况是，那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无论是比特币、以太币、或者是天秤币，哪一个生态能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领先一步，谁能走得更快，更稳健、依法合规，不造成危机，获得政府和社会

的信任，能够降低交易和信任成本，能够正真意义上做到普惠包容，这样的生态，就有可能在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从现有的“中心化全球治理架构”中浮现和发展出来，在未来一个很长的阶段，它只会是现有系统的有效的补充，同时发挥积极的作用。

根据以上的理念，并以积极正面的心态对待，我们倒觉得天秤币为全球带来了可能取代主权货币，如美元充当国际货币来用的一个难得的机遇。之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超主权货币研究上，就有人对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使其能够成为超主权世界货币进行研究或探索，以填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在难以得到既得利益者如美国英国等大国支持的情况下，目前基本上没有取得实际性进展。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具有广大用户群作为基础，以协会形式来共同管理（而不是单一央行操控）的全球货币方案，我们不妨设定最理想的目标——一个由全球多国央行、国际金融治理组织、经济组织、企业机构、非政府组织甚至学术界等多方共同搭建超主权、真正的“分布式、非单一中心化”的国际货币，为全球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提供公平与稳定的支付与价值传递服务。

当然在朝这个最理想的目标努力时，我们不存任何幻想，经过来回反复现实考量与试验，尤其是大国之间利益的博弈，最终的共识结果会与最理想的目标有一定甚至相当的距离，但至少也很可能比一国央行操控的主权货币做为国际货币好得多。我们甚至认为《天秤币白皮书》里72个协会成员的空置，还有部分内容的模糊，可能都是面簿的高招，借此广邀利益相关者来集思广益，共同打造天秤币，以增加它做为国际货币的合法性。

这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路漫漫

其修远兮”，对于新加坡来说，大可不必去担忧“非中心化”的冲击与颠覆。新加坡应该积极利用已经积累的监管创新优势，积极参与，并推动非政府组织、各国央行和主要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到这个生态中。新加坡在这个领域的监管和发展经验，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案例。

正因为新加坡国土小、人口少，目前在新加坡开展业务的各类加密货币和通证生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国际化的生态。在开放创新、积极稳健的有效监管下，这些生态不但没有对新加坡的金融体系和秩序带来冲击，反而起到了促进金融业转型和发展的作用。因此，新加坡有资历可以积极参与天秤币的建设，为小国争取合理的利益。

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虽然天秤币生态圈可以说是目前最具潜力的国际支付和价值传递项目，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和排斥其他具有特殊目标和特定使命的专业社区虚拟生态圈。未来的加密通证经济领域，很有可能涌现出以行业为基础的，覆盖全球的专业通证项目，诸如：移动通信币、电子商务平台币、物流与供应链币，甚至航运人口流动币。各种不同类型的加密货币或者通证经济形态和生态，在虚拟世界里，就好比是各行业领域的国际贸易协定。

如果成为现实，这将极大地缩短和降低全球商贸领域的国际协定谈判时间和成本，极大地促进国际商贸发展。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可以依旧保持多极多元，会更加平等、透明、民主、自律，能更好地促进国际商贸融通和发展。与此同时，任何项目和生态，必须拥有坚实的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保障、透明稳健的分布式治理机构，并且开放兼容其他通证生态圈。

当前，大多数国家仍然更关注各自国内金融系统的稳定，由于各自的历史包袱和各种各样的发展政策原因，行业

监管特别是对新兴加密和通证经济领域的监管，可能就过于严苛了。例如，中国由于资本项目控制的考量，还有早期就已对首次代币发行（ICO）下达禁令，以及不希望加密数字货币的发展，对“一带一路”推动下的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不确定的影响等等可能原因，而对全球数字货币的研发缺乏积极性。

但就目前《天秤币白皮书》产生的巨大影响，很多国家很有可能会在短期内调整政策，以便占据先机，保护自身利益。虽然阿里支付宝和腾讯微信都拥有接近10亿用户的生态，但他们的用户高度重合，且远不及面簿用户的国际化。

另一方面，中国在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虚拟银行、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巨大成功，是现在的面簿完全不可企及的。面簿曾经推出的面簿信用、面簿支付，都没有获得成功，迄今面簿“支付和其他服务”占面簿的收入不足2%。可以说，如果政策调整到位，中国央行与企业等加盟天秤币，将能完善天秤币做为国际数字货币，并为中国争取合理国际数字货币话语权。

当然中国也可能另起炉灶与天秤币竞争，在竞争优势方面两者各有千秋。一方面，我们觉得这将分化国际货币体系，不利于全球化经济与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从短期来看，由于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保持国际数字货币的多元化实验与探索，似乎又是一个现实和可取的选项。

无论如何，新加坡在金融治理与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还有与阿里和腾讯等中国科技公司有着深入紧密的良好合作，都将使新加坡能为国际数字货币生态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作者李国权是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金融技术和区块链教授
白士洋是国立大学客座教授
（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
闫黎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商学院高级讲师兼华文高管教育部主任